

表叙、纪述灵验

进太上感应篇表

臣莹微言，凝旋重道，深嘉太上之格言；锲梓迄工，幸毕微臣之素愿。辄僭闻于渊听，用祇答于晨恩。臣惶惧惶惧，顿首顿首。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，有瑶编之大训，本慈悲而救物，爱淳复以诲人。谓善恶感召之由，端类枢机之发；而祸福应验之理，捷于影响之随。千二百恳恳之辞，亿万载昭昭之诫，然必赖明良之敷阐，乃能率众庶以皈依。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，缉熙典学，讲贯虽专于六籍，搜罗旁及于群书。道访窃冥，继圣祖下风之请；化流清静，迈汉皇当日之规。怡神政事之余，玩意天人之际，将推行而传远，故哀集以加详。羲画丁宁，冠骊珠之八字；甘盘叙赞，擅鸿笔于一家。焕乎，函箴之光；荣矣，簪裳之遇。臣么么无取朴野，何庸焚修滥厕于竹宫，名姓误尘于枫陛。曩已踰教门之陞，擢今又叨睿旨之使。令宠拜赐金，冒司镂牒，誓竭眇绵之力，少伸报效之私。慨念先臣，每惧斯文之废阙；不图回禄，愈增吾道之宣明。董摹刻以既周，谨緘熏而恭进。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，诞布四方，俾尔民皆迁善之归，自乐从于教化，则是书为扶世之助，庶不负于君师。臣谨以所刊御题《太上感应篇》一部八卷，随表上进以闻。臣莹微惶惧惶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绍定六年八月日，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，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。

太上感应篇叙

先儒有言：天理人欲，同行异情。故饮食男女，谓之欲矣。然于其间，理欲所由分，邪正所由辩，于是善恶殊途，相去远矣。使皆以饮食男女为人欲，则是闭口橛腹，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；绝灭种类，然后可以得人伦之正。是恶有此理哉？使夫人而渴饮饥食，男室女家，举是两端，验之心术之微。达之家国天下，念念不离乎天理之正，则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也已。夫如是，则《感应篇》不必有可也。奈之何好善，未必能如好好色；恶恶，未必能如恶恶臭。始而涓涓，终而滔滔。始而萌于一念虑，终而散为千万端。善念不胜恶念之多，君子不胜小人之众也。此《感应篇》所由作，而注者之功，出入三教、网百家，因事引类，旁引曲证，孜孜劝人为善之意也。是书在故宋时，尝刊版于虎林之东、太一宫前，有李宗题识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八大字。其时大儒，若真西山先生、郑安晚丞相，皆有序引内附已。七十余年，其为版不存久矣。余乡备员永嘉莫府，时刊积善录诸书。今入吴，得《四书集注》，并《小学》善本，皆已勒诸梓，欲复刊是篇，则心力有所不遑矣。吴人温怀仁君寿，家藏是篇，恒恐磨灭，于是捐金刊诸梓，不足则募施者以足之。经始于至正七年之冬，更九年秋八月，刊工告完。君寿刊是篇时，以余有为善也，实谋于余。余力虽不能振之，而时时勉之，以有终始，则余不为无助。刊完乞余为之序，故不敢以俗陋辞。承德郎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许昌冯梦周叙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旧出《道藏》宗季刊版临安太一宫。其首题八字，盖宋理宗御书。其以次序述之者，郑安晚丞相，真西山先生，余皆其时宗工巨儒。观其意，无非勉人为善之意也。怀仁生长吴下，自先人以来，莫不好善。至于怀仁，克

守先业，今犬马之齿，且望五十。窳身民籍中，及保父母遗体，要皆不敢为恶之所致也。于是敬以此篇刻诸梓，庶与四方善人，因是篇也，日加修省，几不孤太上开示之旨，叙者、注者诱掖之意云。平江温怀仁谨叙。

史迁述《老子传》，参举莱子史修之伦，未始定于一，殆不知孰为老氏者。而葛稚川以为所历非一世，所出非一人，其论去迁远矣。迁之言曰：无为而自化，清静而自定，则老氏者，吾不知其为天人也耶。唐兴，推其祖之所自出，跻于上帝，尊之也至矣。今读其所著道德之篇言：用天下国家者，莫详焉。至其穷极微妙，旁罗秘隐，于是庄周列御寇之徒，始以其说，滂洋乎天下，而莫适于实用。载读感应灵篇，与蜀士李昌龄之注，是殆推本道德之旨，发明祸福之端，究诘天人之际，严于训戒，以警悟人心者乎？虽然人道迩，天道远，人之尽，天之合也。盖曰：善而无所劝则沮，恶而无所戒则流，使人知所劝而勉于善，知所戒而惧于为不善，则夫保卫良心，适其情性之正，惕然不敢自肆，以速戾于厥躬，有关于治化审矣。天以天为，不可不信；以己为，不可欺；以人为，不可逆；以物，不可不爱。顺而行之，何往非福；反是，则祸之招也。可不谨·与？论者曰：顺德者祥，反正者殃，此天道也。为善以邀福，不几于有所为而为之乎？盖视履考祥者，理也。小善未孚，亲心已生，则人事之作止，而天道之远迩系焉，故贵乎诚之也。或者又曰：颜夭而跖寿，庆富而宪贫，董秦之官爵，黔娄之衣巾，天之报施，又何难龙之若此。盖修人事而契天道，所以尽性也；顺天道以修人事，所以至命也。人性无一之不善，则是训；是行而不贰其心，抑亦可以立命矣。故知戒惧之不可忘，而充于至诚之久；知是心之不可妄用，而达于清静无为之妙。读是书者，所当尽心焉。乃若注释之搜冥抉怪，旁引曲喻，是又当嘉其用心之虞而审取焉，则可矣。绍定癸巳季夏，中瀚九峰真逸陈免子敬父序。

太上无言，不得已而言。其言《感应篇》云者，律程严备，途径朗分，策之使趋，尼之使辟，总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，始之曰：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终之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指归精切，不过此一十六字。愚夫愚妇，易知易行。李注言逾十万，不既多乎捌蔓，而为序为跋未已也。且天地之间，惟一感应。心吾心也，无欠无假，感之在我，应之亦在我。故善者常福，不善者常祸。感而为应，应复为感。循环无端，有以类至，宜非可以文宝索也。彼托文字而传者，削之又削之，至于不容削；繇文字而悟者，忘之又忘之，至于无可忘。销声剥华，呈真露朴，心与道混，随感随应。若是，则文字诚不足尚矣。虽然动而之乎情，其不谬于感应者，几何人哉。性命之薄，文字之滋也。集众妙以钩其玄，揭诸征以昭其信，曾谓疏略简淡之辞，可以振遗响于大道将隐之后耶。编牒烂爆，主一善而已。使人人果能以善为感应根，则

诸福之物，皆其心官统之。虽太上此篇，藏诸金匮可也，吾亦将守中焉。端平乙未长至后三日，方崖龚幼采谨跋。是书也，以感应名篇，岂苟云哉。世人每以感应二字，作一句轻读过，岂知有感。此有应感者，在我应者，在彼固未有，无感而自应者也。幸今吾邑刊是书，则人皆可以有是书矣。人有是书，要须心有是书。使心无是书，虽模以纸侈其帙，压架充栋，犹无书也。诗曰：上帝临女，毋贰尔心。心乎，心乎，其有是书之心乎。嘉熙戊戌岁闰月朔日，谷口郑大惠谨题。

《太上感应篇》之作，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，为善之门也。感随于应，应孚于感，其机甚速，可不谨哉。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，应不在近而在远，则士君子者，尤当默会于自然之中可也，真氏子其勉之。熙戌立夏后十静轩先挺跋。

太史公作《伯夷传》有曰：近世操行不轨，专纪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及原累世不絕。或择地而蹈之时，然后言行不由，径非公正，不发坟而遇笑祸者，不可胜数也。范孟博诫诸子：吾欲使汝为恶，恶不可为，使汝为善，则我不为恶。合二子之论而观之，而感应之说遂穷。使后世为善者惧，为恶者肆，未必不繇此也。余谓有天道，有人道。福善祸淫，天之道也；趋善远恶，人之道也。为人行人而已，而祸福何知焉。《感应篇》之作，为不能择善而行者设尔。人心未尝无所畏，上焉畏义，其次畏祸。读是书者，见为恶得祸之可畏，充畏祸之心，而畏善之心萌焉，则庶矣。端平丙申二月既望，里人叶应辅谨书。

世谓感应之云，独出于老佛氏，非也。书有作善降祥之训，易有积善余庆之言，大抵皆此理也。顾尝思之，所谓善者，果何事耶？传称活千人者有封，而杀降者殃及三世。然则有志于善者，必其权足以生人、杀人，然后可也。陋巷箪瓢之士，将焉从而用力乎？否则严禘祀，以徼福于鬼神；植因果，以希报于冥漠。此又利心之尤，而不足以言善者也，然则当奈何。余闻诸孟子曰：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，舜之徒也。又曰：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夫鸡鸣而起，未与接物，善焉乎施，存心养性，此人事也，于天何与？呜呼，知乎此，而后知为善之本矣。益天命之性，赋之于人本，皆至善自。夫汨之以私，乱之以欲，然后反善而之恶尔。心者，所以主乎性者也。吾能兢畏高果，如临君父，如封神明，则本心常存，而性不失矣。循性而行，何往非善，是为不负天之所予者，此既所以事天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一善者，为此而已。苟存乎此，则天下之善，皆此焉出。虽功被万物，泽及百世，亦自是而充之尔。予故曰：此为善之本也。李公注《感应篇》以谕人，子惧世人不求诸内，而求诸外，顾以力弗足而怠焉。又或出于饶求观幸之私，而反流于不善也。故书之篇末，以告观者，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。端平二年上元日，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。

七天昌谨斋心三复太上感应之旨，金辉玉映，如日之必燥，雨之必润，炊之必熟，种之必生也。恭惟皇上御洒，八字简明，二理该贯，真三十六部之喉衿，万八千篇之管轄也。敬阅大丞相妙赞，心镜了然，输关透矿，随笔呈露，所以开人心之蒙昧，独步杳冥之日月也。若夫李君集注，世网罔如，惩妄破譎，迎刃解散，所以去人心之危疑，直跻霄汉之风云也。是理也，吾儒讲之熟矣。达者施于政，穷者蹈于身，未尝不深切着明也。是书之旁引曲谕，特以发明是理，其有功于辅教者哉。君子由是而行，夫己之所未行，以觉夫人之所未觉，庶愚夫愚妇，皆知迁善远罪，极而至于天人一心，物我同视，始不辜刊行是书者之本意也。时嘉熙戊戌夏五朔，谦堂陈天昌谨书。

天道福善祸淫。人之积善积恶，殃庆各以类至。间有为善而得恶，为恶而得善，或者修省之念，从而怠焉，是未明夫熟与未熟之论耳。老氏言：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倚伏之几，谁其尸之？惟君子率性而行，不杂以伪，正其义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而不计其功，此《感应篇》之本旨也。观是书者，无徒知之，宜允蹈之。嘉熙戊戌夏至，易隐太初子应辰谨跋。

纪述灵验

昔峨眉令奉议郎王湘，绍兴辛巳岁，因观此篇，焚香誓行数十件事，后气疾昏闷殊絕，更衣而卧，男女环泣。觉身在半空，闻哭声微如蜂蝇。少顷，有人云：王湘方欲行《感应篇》，真乐善者，且速放还。已而遂苏。遂宁府周箴，因获此篇，日逐观阅，又好与人演说。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暴死。经日还魂，谓妻曰：有人追去阴司，见庭下皆立篮

缕人，各有力士，执州府旗号管押。篋被驱立本州岛旗下，顾盼左右，半是乡里饿死者，心甚恐怖。俄顷，呼至殿下，瞻殿上坐者，如人间画星官像，呼箴喻曰：汝本在饥馑籍中，今以汝钦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为人演说，汝虽欲行，未及一二，然闻而回心，为善者多，亦有行持，而证仙果者，皆因汝之功，今一槩追至，已改注寿禄籍讫，放还之后，坚固善心，可证大道，不复来此。箴既出，忽一吏戒曰：汝还阳问，更宜将《感应篇》广行流布。若一方受持，一方免难；天下受持，天下丰治。传受之士，功业不浅。非但脱水火盗贼疾苦之厄，凡能平心待物，亦可祈求男嗣，添注寿禄。广而充之，可造神仙。箴因省敬，录其事以警世人。噫，即此知彼，二人福兴，一念而报应已。若是其有信心力行，更相开导，引接未来，积之以渐，持之以久，则天地鬼神，森列昭布，岂无助于冥冥之中哉。

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，有次男王净，年四岁，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时生，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，竺带出闲嬉，被邪祟侵害，回家不能语言。至二十六日戌时，身死。竺情切发心，命工刊《太上感应篇》印施，欲求亡男王净魂魄，再投母胎，人为儿子。果蒙感应，妻黄四九娘己卯春有妊。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，梦到黄严县定光观黄录普度大会，附荐所同亡男王净，共轿归家。梦觉，胎妊微动。至十月十八日申时，生长男子，舍在东岳行宫，取名师回。至乙酉年，妻复有孕，得病甚笃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命工上此篇板，即有报应。次日下手刊行，病则继痊。此段报应，乃邑士施秉文得之于妻弟郑时俊见居严屿。

新都杨道机，字明夫。云吾乡友人学谕宋子止，一日尝与子言曰：庆元改元，夏六月十二日早，有云游道人，以久病死于所居之壁后。至晚，忽引首相视，若有言者。因询之曰：贫道死，良久而苏，略有怪事，愿听其说。贫道姓张，天彭人也，家以酒业破荡，遂慕道流，落于嘉眉黎雅间，口传《太上感应篇》缘化，以充旦暮。至雅安，有一茶肆，日供斋馔，令贫道念诵此经。虽为至诚转诵，然止能诵其半，而未究全篇，每以为愧。数日前，以病故卧于此，适早困绝。初夜之时，见一鬼吏，呼之前行，至一官府，恍若嘉州宪司。方入门，见饥饿者无数。又过一门，有一大庭，见庭下旗帜罗列，鎗戟满前。有一人坐于厅上，遂引至前，问曰：尔在生之日，诵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何故止诵其半。贫道竟不敢答。又曰：汝虽有功，而亦有罪，令还人间，更受辛苦百日。吏遂引出，谓曰：汝以诵经，不及全篇，所以至此。今既生还，若到人间，可究全篇，及化世人诵念此经，即可免汝之罪。言讫而觉，又泣而告曰：贫道所见如是，恨此身秽恶，不能化人，乞为作一方便，以《太上感应篇》普劝念诵，一以愿奉道之人，消灾集福；一以少赎贫道，不诵全篇之罪。□知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其为冥司取重如此，虽诵而不全，其报应尚尔，况知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而略不念诵奉行者乎？

简州进士王巽，于开禧丁卯之冬，染病困笃，为阴府所摄。比至一山，楼宇壮丽，金钉朱门，金字大书曰：东岳府。内则廊庑清肃，阶陛峻严。有青衣道士数辈，如以职役于下。仰视殿左一碑，高可丈余，乃金书一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诵读敬礼而出，复经从一所在，宛如官府，榜曰：速报司。方竦然，而身已至于庭矣。人亦众聚，有縶缚者，有从容者，半可面识，似各以善恶照对所拘，不相存问。俄闻巽姓名曰：太上圣训，汝既面覩，切宜钦奉，从此当持杀戒。闻之释然，其疾顿愈。

黄严县郭进士杨琛，因覬刊《感应篇》，遂占助一版。甲午春，梦神人告曰：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，意谓应在科举。次日，刊局发版样请金，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。丁酉春，版将成就，刊局欲再作小卷，刊施本文，使人便于持诵，庶几由诵而觉，由觉而行。进士沈球，因内子项氏有娠多病，发心刊施。至三月庚申日，刊成。刊者捧版至门，项氏即产，不移时刻，母子俱庆，且无少艰至。若真大圭竭诚，募刊是篇，继获嗣续。及凡能至诚助刊者，亦多获嘉应。今不敢隐其感应之实，姑述其略，用劝善男信女，恻意受持。正真在我，则自应于彼矣。